



# “轺轩使者”汪启明： 今天的“四川方言”还保留有哪些古蜀语？

古蜀语是华夏民族语中的一员，也是早期汉语最重要的分支。但在权威工具书中，却没有收入“蜀语”一词。那么我们今日所讲“四川方言”和古蜀语又是怎样的关系？是否能单纯将“四川方言”认为是古蜀语的延续呢？汪启明教授对之有详细的研究。

师说  
名人堂

## “四川方言” 不等同于“古蜀语”

在学界曾存在这么一个观点：认为古蜀人或与羌人有关，或与三苗有关，或与彝人有关；古蜀人或为蜀地一支新的民族，或认为是“华夏—黄帝族”的一支。经过文献与考古成果的仔细对勘，汪启明教授在《中上古蜀语考论》明确指出，夏蜀一体，禹生古羌，如无相反证据，《史记》《蜀王本纪》《华阳国志》的论断可以成立；“夏”为华夏之核心，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，蜀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。商代，蜀、商关系密切，从出土文献可得确证，蜀人非少数民族，而是华夏族的一员，其语言也是华夏语的一支方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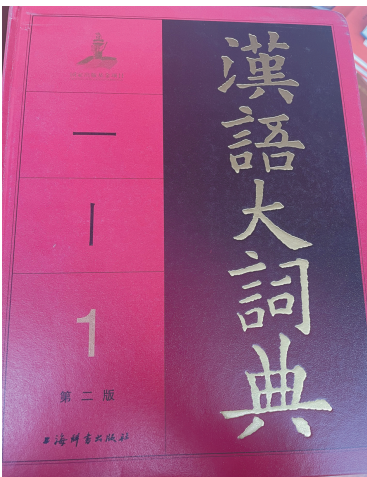
远古时期，蜀地是多民族聚居区，古蜀人是蜀地的主体民族，蜀语也指这个主体民族的语言。先秦时期，蜀语是具备自身的特点，又与中原雅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域方言，它与先秦时期的周语、秦语、楚语、宋鲁语、吴越语一样，是华夏通语即后来的汉语重要来源之一，也是汉语一支非常重要的地域方言。秦汉时期，蜀语甚至与秦语一道，成为汉语中地位较高的优势方言。

为了更清晰定位，在《中上古蜀语考论》中，确定了“蜀语”一词始见魏晋葛洪《抱朴子·道意》，并界定“蜀语”“蜀方言”与“四川方言”的区别：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（不含蜀地少数民族）语称为“蜀语”，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“蜀方言”，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“四川方言”。

《蜀王本纪》说：蜀左言，无文字。“左言”是什么语言？汪启明采用内证法，搜集了古代“左言”“左语”的全部文献用例，证明其并不特指少数民族语言或异族语言。他又把扬雄用“左”的用例全部找出来，发现并没有野蛮、粗俗的意义。从字义看，古代“左”“右”无别，都有“助”义。“左言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，而是语音不正之谓，又主要是指蜀语的声调与中原语音有别。所以‘左言’是古蜀人语言。”汪启明说。



汪启明接受封面新闻专访。



《汉语大词典》

## “坝坝”“老子”“痲药” 这些四川方言都来自于古蜀语

虽然从古蜀语到现在的四川方言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根据语言底层理论，有些还是流传到今天的四川方言中。即使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，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古蜀语。

“去喝坝坝茶吧……”“耗子太猖狂了，我今天要去买点药来痲！”“快点跑，天上在打白雨了。”

你知道吗？像“坝”“痲”“白雨”这些方言词，在中上古蜀语中也都找得到。此外，与眼睛有关的很多动词，比如“眨眼睛”的“眨”，“瞠目结舌”的“瞠”，“眯眼睛”的“眯”；一些自然现象类的词语，比如“烟雨濛濛”的“濛”，“彩虹”的“虹”；人物称谓，“地主”“伙计”“亲家”“恶少”“雇工”等，见于张慎仪《蜀方言》，也能在古代的文献中找到用例。还有一个“痲”字，早在扬雄时代就收入了《方言》一书，通行于“梁益之间”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也说是“益州鄙言”。这个词今天还在用，是肉肥而吃多了、吃伤了、吃腻了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四川方言有些词，上溯至中上古时期，那时的“四川人”就在讲了。

李实在《蜀语》里写道，蜀人把平原叫作“坝”。叠词有“坝坝”，合成词有“院坝、河坝、坝子”，地名有“中坝”“北坝”“厚坝”等。这个意思从南北朝到近代，再到现代，没有变化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第

先秦时期，蜀语是具备自身的特点，又与中原雅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域方言，它与先秦时期的周语、秦语、楚语、宋鲁语、吴越语一样，是华夏通语即后来的汉语重要来源之一，也是汉语一支非常重要的地域方言。秦汉时期，蜀语甚至与秦语一道，成为汉语中地位较高的优势方言。

一部楷书字典《玉篇·土部》中就曾记载说，“蜀人谓平川曰坝”。

隋代无名氏的诗《绵州巴歌》中，有“白雨”这个词，意思是暴雨、雷雨。“白雨”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，唐代时成为文人惯用词。杜甫曾在《寄柏学士林居》中写道：“青山万里静散地，白雨一洗空垂罗。”李白《宿蝦湖》一诗曰：“白雨映寒山，森森似银竹。”在现代四川方言中，尤其是绵阳一带，“白雨”仍然流行。

今天不少四川人会挂在嘴边的自称“老子”，蜀地先人也早就在用了。《后汉书·韩康传》中，就记录了这个蜀语词，其意为：对人自称。南宋时期的陆游，曾经来到过四川，他在《老学庵笔记》的卷一中写道：“予在南郑，见西陲俚俗谓父为老子，虽年七八，有子亦称老子。”这就能证明，“老子”这个词，在四川至少延续了1000多年。”汪启明说。

汪启明还特别提到一个古蜀语词：痲（读去声）。它表达的意思为“毒”。“李实《蜀语》：‘以毒药药人曰痲。’今天川北方言有‘痲人’，如：‘我的饭不痲人。’‘我又没有给你下痲药。’‘他喝痲药死了。’”汪启明说，这个在四川独有的说法，其实并不是原生词，“这是蜀人从其他地方学来的，扬雄《方言》说是北燕朝鲜语，结果现在反倒是在四川才能听到。”

## “豆逼”何解？ 这其实是消失的古蜀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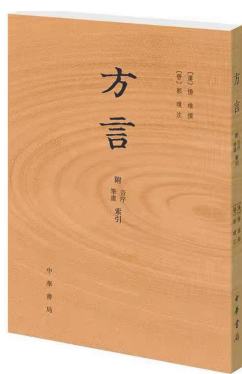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更多的古蜀语却由于使用减少而消失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。

1500年前，古蜀语中有一个有趣的词“豆逼”，不过，这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逗逼”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中记载，“吾在益州，与数人同坐，初晴日晃，见地上小光，问左右：‘此是何物？’有一蜀贤就视，答云：‘是豆逼耳。’相顾愕然，不知所谓，命取将来，乃小豆也。躬访蜀士，呼粒为逼，时莫之解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古代四川人把一粒豆子，叫作“豆逼”，而“逼”则跟“粒”一样，是计数词语。汪启明说，“像这样的古蜀语词还有不少，比如，外公和外婆称为‘波’，笔叫‘不律’，砂锅叫‘土铤’，豆腐叫‘黎祁’，船叫‘纽扣’，我们平常吃的菌子以前叫‘斗鸡骨’。”

汪启明还提到了东汉《说文解字》中记载：“蜀人呼母曰姐”，就是说当时的四川人，把母亲叫作“姐姐”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融合，今天在四川，母亲是“妈妈”或单呼一个“妈”，姐姐才是“姐”。“不过，据查证，到目前，四川仍有少数地方称母亲为‘姐’，如广元、广汉、威远、西昌等地，那是由于当地受到的外来冲击不大，方能沿用至今。”

当然，要去完全还原古蜀语的原貌，已经不太可能。学者们所做的，只能是通过文献，去考证哪些方言词曾在古蜀语中使用，或者辨认出我们现在使用的词汇里有哪些是古代蜀人曾使用的。

## 建立动态数据库 贯通古今囊括各地方志方言



《方言》

汪启明非常严谨，他提醒我们要清楚，确定了是古蜀语的词，并不代表这个词在历史上一定没有被其他地方使用，只是保证“根据有限的文献材料查证，这个词在古蜀使用过”。

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、辑录及数字化工程”的主持者，汪启明说，他们正在对古今方志所载汉语方言材料做全面辑录和整理，完成一部涵盖方言词语、成语、谚语、方言读音、口语用例、文献佐证等在内的一部方言词汇集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现代技术手段，建立一个贯通古今、囊括各地方志方言、具备逐词查询和多方面检索功能的动态数据库，将对所有公众开放。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、研究者，语言政策的制订者无翻检之累，有筌蹄之功，“不劳戎马高车，令人君坐帷幕之中，知绝避异域之语”，为建设科学而完备的汉语史、汉语方言史，保存历代和现代汉语方言材料，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汉语理论系统建设奠定基础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陈光旭 实习生 苟春